五倫書　五十九

卷之五十九
夫婦
嘉言
善行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八五七 號
二三 冊
二九九 函
一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19)
函號	299	102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五倫書巻之五十九

夫婦之道

御寶 嘉言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于以采蘋南澗之

淺草文庫

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
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
女○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女曰雞鳴士曰昧
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
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禮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
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

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
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
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
知帥人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
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
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
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
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
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

婦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揮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孟子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善行

夫

[列國] 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虞宋] 武初為太尉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

妻棄於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王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王曰事不諧矣

【三國】魏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及十乘而無嬪媵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孫泰姨老以二女為託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荅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宋呂賁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賁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大防是也

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

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妾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失盡禮
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
雙瞽遂娶之爲愛過常人程頤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
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
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時庭式通判密州
逾年不復娶州守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
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
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
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善其言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爲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啞其
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甚若不娶平生遂無
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

妻

【列國】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
晉趙衰妻趙姬晉文公之女也文公爲公子時與衰奔
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返
國公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
母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不義

好新而媢故無恩與人勤於臨卮宮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妻亦無以侍執巾櫛哀詩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姫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子姫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姫之讓恩請以姫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

叔姫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肹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姫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肹與鮒享之叔姫曰不可子常不遂今肹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

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齊杞梁之妻當莊公襲莒時梁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梁妻曰今梁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梁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至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涙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内無所依以

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
遂赴淄水而死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之見其夫為
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
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
相齊國名顯諸侯長者吾從門閒觀之其志恂恂自下
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然子之意洋洋
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
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
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
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若常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

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
其妻以為命婦

楚貞姫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貞姫紡績不嫁呉王
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
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貞姫辭之曰
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
妃匹白公不幸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
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
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
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
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

其乎遂辭聘而不行呉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姫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妬正為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魯黔婁之妻當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戸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陶大夫荅子妻見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乗歸休宗人擊牛而賀荅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徴見矣今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其妻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甞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悦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郷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郷邦稱之

梁鴻妻孟氏狀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郷里多求者孟氏輙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肯聞孟氏語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

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麁衣椎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光共遁覇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

王覇妻不知何氏女覇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覇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覇車馬服從雍容如也覇之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覇見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

其故覇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覇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而遠[illegible]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
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卒業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
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
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
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
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
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
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

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
謝罪乃殯葬之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
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
自誓宗婦相與愍之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
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
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
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
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

衆人怪其工及覩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
國聘以輧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
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
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
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
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
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
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
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
云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適陰氏
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
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
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爲歡喜之色謂左右曰我
本立志素情不遂奈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
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
勑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
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三國 呉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嬀覽殺翊悉取其嬪妾而
復欲逼徐徐氏恐違之見害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
[illegible]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
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已之狀欲以求助焉高嬰等

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薫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覽密覘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纔下拜徐氏即呼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衰絰持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

晉梁緯妻辛氏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怒害之

後魏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

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聞知者莫不感愴

隋裴倫妻柳氏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
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
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
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
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
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於井中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垂死誘曰吾病革君年少
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
它玄齡良瘉禮之終身

魏徵妻裴氏徵卒太宗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氏曰夫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
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韋雍妻蕭氏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
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
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
哀歎是夕死大和中詔贈蕭為蘭陵縣君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戸參軍以疾卒
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
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
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
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

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荅其主人
宋包繶妻崔氏繶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
能守使左右微諭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
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箒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
生為包氏婦死為包氏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毋
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
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忍舍去
乎呂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崔曰毋遠來義不當使
毋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
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毋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與晉卿避兵於大隗山中為金

兵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執手大罵連呼曰我死
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扶上馬再三罵不已卒忿
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馬元頴妻榮氏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
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
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殺之
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好義為興州正將蜀將呉曦叛
好義誓死報國迺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兄李及子姪拜
訣于家廟囑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
矣馬氏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家門
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何

如衆皆踊躍果誅賊而還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若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囓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爲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謝枋得妻李氏宋末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時武萬戸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武兵蹤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是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許古妻劉氏初古擧家僑居蒲城其後仕于金元兵圍
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
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
急劉與二女相繼自盡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宋末江南郡縣皆附元永新復
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
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
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
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
同遇害血漬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
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以熾炭其狀

益顯

元劉平妻胡烈婦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
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之持虎足顧呼
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
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李如忠繼室馮氏名淑安大名宦家女如忠初娶蒙古
氏生子任而卒再娶馮氏如忠爲山陰縣尹病篤謂馮
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
歿旬月遺腹生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
忠歿相率來　盡取其貲及任以去馮不與
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

隣里不忍聞父之鬻妻衣襦屑二兆哉　山下携其子
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
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焉瓜面流血不肯從居
二十年始議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歎息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
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
喪益自勤苦蠶繅紡績以爲養舅姑父母繼死喪葬訖
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
所倚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
土妾何以生爲乃卧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
以葬卽幸不凍死卧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
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
不四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處則已亡之矣
張哀號欲絶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
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遂旌
表其門復其身
惠士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日吾聞病
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氏
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
自[illegible]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
當死尚復有他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
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

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
[illegible]日無復望矣以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
皆攜酒往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
死於樹矣
周婦毛氏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
爲賊所得劫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
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尙
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腹而去
黄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
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
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
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倶縊死妾馬氏嘆曰我生何爲
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皆
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盡掠其家財而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
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
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
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
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
[illegible]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絶口且曰吾母居武昌
[illegible]於賊吾女兄弟下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
當臨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

殊合葬之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平章
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
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
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
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
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
者莫不哀之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巹
音謹 夫忽以癇 亥間切 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
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卒年九十五

王野妻柳氏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
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王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
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二
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裴皮鐵妻李氏皮鐵疾死李氏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
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醊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
人義之遂合葬焉
國朝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五閱
姑先卒舅仕于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
俞氏曰吾忍令兒呼他人為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
復強之欲自刎衆懼而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女長

嫁俞邦用亦早寡所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
嫁夫家宗祀誰主之寧死不改節以辱吾毋乃歸與毋
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戈善慶妻陳氏善慶爲瞽於陳以疾卒陳氏哀痛三年
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弟乞養以終身父曰汝年尚
少當爲汝更擇配女不答即日自經死事聞詔旌表之
傳驢兒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驢兒病且死囑之曰我
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令君獨死而妾獨生
含恥以事他人妾不爲也驢兒卒憑屍號慟明旦自經
死
徐得安妻陳氏年二十時得安病革謂之曰汝年少無
子我死從汝更嫁陳泣曰既爲君婦尚忍事他姓乎即
割耳剪髮爲誓得安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事聞詔
旌表之
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甚爲郷隣所
稱庸時爲儒學生一月歸省途中値水溺死袁時年十
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曰夫死無子我獨生
何爲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
皆以爲節義所感有司以聞旌爲貞烈

五倫書卷之五十九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